



鼻子

果戈理著 魯迅譯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鼻

子

果戈理著
魯迅譯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二・北京

總 92 卷 26 32 開 93 定價頁

鼻 子

果 戈 理 著
魯 迅 譯

* 版權所有 *

一九五二年四月北京初版
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 4 號)

三聯・中華・商務・開明・聯營聯合組織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京 1—10000

定價 3,200 元

Н. В. Гоголь

НОС

據日譯“ゴッゴリ全集”第四本“短篇小說集”重譯，參照
W. Lange 的德文譯本。Кукрыниксы 所作插圖據 Гоголь: Соби-
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. 2 複製，Библиотека “Огонек” 1952 年版；
В. Комаров 所作插圖據 Иллюстрированное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
Сочинений Н. В. Гоголя Т. 3 複製，Печатникъ 1912 年版。

三月廿五那一天，彼得堡出了異乎尋常的怪事情。住在昇天大街的理髮匠伊凡·雅各武萊維支（姓可是失掉了，連他的招牌上，也除了一個滿臉塗着肥皂的紳士和『兼放淤血』這幾個字之外，什麼都看不見）——總之——住在昇天大街的理髮匠，伊凡·雅各武萊維支頗早的就醒來了，立刻聞到了新烤的麵包香。他從牀上欠起一點身子來，就看見像煞鬚太太的，特別愛喝咖啡的他那女人，正從爐子裏取出那烤好的麵包。

『今天，普拉斯可夫耶·阿息波夫娜，我不想喝咖啡了，』伊凡·雅各武萊維支說；『還是喫一點兒熱麵包，加上葱。』其實，伊凡·雅各武萊維支是咖啡和麵包都想要的，但他知道一時要兩樣，可決計做不到，因為普拉斯可夫耶·阿息

波夫娜就最討厭這樣的沒規矩。『讓這傻瓜光喫麵包去，我倒是一樣好，』他的老婆想，『那就給我多出一份咖啡來了，』於是就把一個麵包拋在桌子上。

伊凡·雅各武萊維支在小衫上罩好了燕尾服，靠桌子坐下了，撒上鹽，準備好兩個蔥頭，拿起刀來，顯得像煞有介事的臉相，開手切麵包。切成兩半之後，向中間一望——嚇他一跳的是看見了一點什麼白東西。伊凡·雅各武萊維支拿刀輕輕的挖了一下，用指頭去一摸，『很硬！』他自己說，『這是什麼呀？』

他伸進指頭去，拉了出來——一個鼻子！……

伊凡·雅各武萊維支不由的縮了手，擦過眼睛，再去觸觸看：是鼻子，真的鼻子！而且這鼻子還好像有些認識似的。伊凡的臉上就現出驚駭的神色來。但這驚駭，却敵不過他那夫人所表現的氣惱。

『你從那裏削了這鼻子來的，你這廢料？』她忿忿的喝道。『你這流氓，你這酒鬼！我告訴警察去！這樣的蠢貨！我早聽過三個客人說，你理髮的時候總是使

勁的拉鼻子，快要拉下來！』

但伊凡·雅各武萊維支却幾乎沒有進氣了；他已經知道這並非別人的鼻子，正是每禮拜三和禮拜日來刮鬍子的八等文官可伐羅夫的。

『等一等，普拉斯可夫耶·阿息波夫娜！用布片包起來，放在角落上罷；這麼擱一下，我後來拋掉牠就是。』

『不成！什麼，一個割下來的鼻子放在我的屋子裏，我肯的！……真是廢料！他光會皮條磨剃刀，該做的事情就不知道馬上做。你這閒漢，你這懶蟲！你想我會替你去通報警察的嗎？對不起！你這偷懶鬼，你這混蛋！拿出去！隨你拿到什麼地方去！你倒給我聞着這樣的東西的氣味試試看！』

伊凡·雅各武萊維支像被打爛了似的站着。他想而又想——但不知道應該想什麼。『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的呢，』他搔着耳朵背後，終於說，『昨天晚上回來的時候，喝醉了沒有呢，可也不大明白了。可是，這事情，想來想去，總不像真

的。首先，是麵包烤得熱透了的，鼻子却一點也不。這事情，我真想不通！」伊凡·雅各武萊維支不作聲了。一想到如果警察發見這鼻子，就會給他喫官司，急得幾乎要死。他眼前已經閃着盤銀線的紅領子，還看見一把劍在發光——他全身都抖起來了。於是取出褲子和靴子來，扮成低微模樣，由他的愛妻的碎話送着行，用布片包了鼻子，走到街道上。

他原是想塞在那裏的大門的基石下，或者一下子在什麼街上拋掉，自己却彎進橫街裏面的。然而運氣壞，正當緊要關頭，竟遇見了一個熟人，問些什麼『那裏去，伊凡·雅各武萊維支？這麼早，到誰家出包去呀』之類，使他抓不着機會。有一回，是已經很巧妙的拋掉的了，但遠遠的站着的崗兵，却用他那棍子指着叫喊道：『檢起來罷，你落了什麼了！』這真叫伊凡·雅各武萊維支除了仍然抬起鼻子來，塞進衣袋裏之外，再沒有別樣的辦法。這時候，大店小鋪，都開了門，走路的人也漸漸的多起來，他也跟着完全絕望了。

他決計跑到以撒橋頭去。也許怎麼一來，可以拋在涅伐河裏的罷？——但是，至今沒有敘述過這一位有着許多可敬之處的我們的伊凡·雅各武萊維支，却是作者的錯處。

恰如一切像樣的俄國手藝工人一般，伊凡·雅各武萊維支是一個可怕的倒醉鬼；雖然天天刮着別人的臉，自己的却是向來不刮的。他那燕尾服（他決沒有穿過常禮服）都是斑，因為本來是黑的，但到處變了帶灰的黃色；硬領是閃閃的發着光，釦子掉了三個，只剩下線腳。然而伊凡·雅各武萊維支是一位偉大的冷嘲家，例如那八等文官可伐羅夫刮臉的時候，照例的要說：『你的手，伊凡·雅各武萊維支，總是有着爛了似的味兒的！』那麼，伊凡·雅各武萊維支便問道：『怎麼會有爛了似的味兒的呢？』『這我不知道，朋友，可是臭的厲害呀。』八等文官回答說。伊凡·雅各武萊維支聞一點鼻煙，於是在面龐上，上唇上，耳朵背後，下巴底下——總而言之，無論那裏，都隨手塗上肥皂去，當作他的答話。

這可敬的市民現在到了以撒橋上了。他首先向周圍一望，接着是伏在橋欄上，好像要看看下面可有許多魚兒游着沒有的樣子，就悄悄的拋掉了那包着鼻子的布片。他彷彿一下子卸去了十普特●重的擔子似的。伊凡·雅各武萊維支甚至於微笑了起來。他改變了去刮官臉的預定，回轉身走向掛着『茶點』的招牌那一面去了，因為想喝一杯熱甜酒，——這時候，他突然看見一位大鬍子，三角帽，掛着劍的風采堂堂的警察先生站在橋那邊。伊凡·雅各武萊維支幾乎要昏厥了。那警察先生用兩個指頭招着他，說道：『來一下，你！』

伊凡·雅各武萊維支是明白禮數的人，他老遠的就除下那沒邊的帽子，趕忙走過去，說道：『阿呀，您好哇。』

『好什麼呢。倒不如對我說，朋友，你站在那裏幹什麼了？』

『什麼也沒有，先生，我不過做活回來，去看了下水可流得快。』

『不要撒謊！瞞不了我的。照實說！』

『唔唔，是的，我早先就想，一禮拜兩回，是的，就是三回也可以，替您先生刮刮臉，自然，這邊是什麼也不要的，先生。』伊凡·雅各武萊維支回答道。

『喂，朋友，不要扯談！我的鬍子是早有三個理髮匠刮着的了，他們還算是很大的面子哩，你倒不如說你的事。還是趕快說：你在那裏幹什麼？』

伊凡·雅各武萊維支的臉色發了青……但到這裏，這怪事件却完全罩在霧裏了，後來怎麼呢，一點也不知道。

八等文官可伐羅夫醒得還早，用嘴唇弄了個『勃嚕嚕……』——這是他醒來一

定要弄的，爲什麼呢，連他自己也說不出。可伐羅夫打過欠伸，就想去拿桌上的小鏡子。爲的是要看看昨夜裏長在鼻子尖上的滯氣●。但他嚇了一大跳，該是鼻子的地方，變了光光滑滑的平面了！嚇壞了的可伐羅夫拿過水來，溼了手巾，擦了眼，但是，的確沒有了鼻子！他想，不是做夢麼，便用一隻手去摸着看，擰着身子看，然而總好像不能算做夢。八等文官可伐羅夫跳下牀，把全身抖擻了一

●通常大抵譯作『面龐』，是在春情發動期中，往往生在臉上的一種小突起，所以在這裏也帶點滑稽的意思。現在姑且用浙東某一處的方言譯出，我希望有人教我一個更好的名稱。

——譯者。

通——但是，他沒有鼻子！他叫立刻拿了衣服來，飛似的跑到警察總監那裏去了。

但我們應該在這裏講幾句關於可伐羅夫的話，給讀者知道這八等文官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。說起八等文官來，就有種種。有靠着學校的畢業文憑，得到這個頭銜的，也有從高加索那邊弄到手的。這兩種八等文官，就完全不一樣。學校出身的八等文官……然而俄羅斯是一個奇特的國度，倘有誰說到一個八等文官罷，那麼，從里喀以至勘察加的一切八等文官，就都以爲說着了他自己。而且也不但八等文官，便是別的官職和頭銜的人們，不妨說，也全是這樣的。可伐羅夫便是高加索班的八等文官。他弄到了這地位，還不過剛剛兩年，所以沒有一刻忘記過這稱號。但是，爲格外體面和格外出色起見，他自己是從來不稱八等文官的，總說是少佐。『好麼，懂了罷，』如果在路上遇見一個賣坎肩的老婆子，他一定說，『送到我家裏去。我的家在花園街。只要問：可伐羅夫少佐住在這裏麼？誰都會

告訴你的。』倘是漂亮的姑娘，就還要加一點祕密似的囑咐，悄悄的說道：『問去，我的好人，可伐羅夫少佐的家呀。』所以，從此以後，我們也不如稱他少佐罷。

這可伐羅夫少佐是有每天上涅夫斯基大街散步的習慣的。他那坎肩上的領子總是雪白，挺硬。頰鬚呢，現在就修得像府縣衙門裏的測量技師，建築家，聯隊裏的軍醫，或是什麼都獨斷獨行，兩頰通紅，很能打波士頓紙牌的那些人們模樣。這頰鬚到了面頰的中央之後，就一直生到鼻子那裏去。可伐羅夫少佐是總帶着許多淡紅瑪瑙印章的，有些上面刻着紋章，有些是刻着『星期三』『星期四』『星期一』這些字。可伐羅夫少佐的上聖彼得堡，當然有着他的必需，那就是在找尋和他身份相當的位置。着眼的是，弄得好，則副知事，如果不成，便是什麼大機關的監督的椅子。可伐羅夫少佐也並非沒有想到結婚，但是，必須有二十萬圓的賠嫁。那麼，讀者也就自己明白，當發見他模樣不壞而且十分穩當的鼻子，變了糟糕透

頂的光光滑滑的平面的時候，少佐是怎樣的心情了。

不湊巧的是街上連一輛馬車也沒有。他只好自己走，裹緊了外套，用手帕掩着臉，像是出了鼻血的樣子。『也許是誤會的。既然是鼻子，想來不至於這樣瞎跑，』他想着，就走近一家點心店裏去照鏡。幸而那點心店裏沒有什麼人；伙計們在打掃房間，排好桌椅。還有幾個是一副渴睡的臉，正用盤子搬出剛出籠的饅頭來。沾了咖啡漬的昨天的報紙，被棄似的放在桌椅上。『謝天謝地，一個人也沒有，』他想，『現在可以仔細的看一下了。』他惴惴的走到鏡子跟前，就一望，『呸，畜生，這一副該死的臉呵！』他睡了一口，說，『如果有一點別的東西替代了鼻子，倒還好！可是什麼也沒有！……』

他懷喪得緊咬着嘴唇，走出了點心店。並且決意破了向來的慣例，在路上對誰也不用眼睛招呼，或是微笑了。但忽然生根似的他站住在一家的門前，他看見了出乎意料之外的事。那門外面停下了一輛馬車，車門一開，就鑽出一個穿禮服

的紳士來，跑上階沿去。當可伐羅夫看出那紳士就是他自己的鼻子的時候，他真是非常害怕，非常驚駭了！一看見這異乎尋常的現象，他覺得眼前的一切東西都在打旋子，就是要站穩也很難。但是，他終於下了決心——發瘡疾似的全身顫抖着——無論如何，總得等候那紳士回到車子裏。兩分鐘之後，鼻子果然下來了！他穿着高領的繡金的禮服，軟皮褲，腰間還掛着一把劍。從帶着羽毛的帽子推測起來，確是五等文官的服裝；也可見是因公的拜會。他向兩邊一望，便叫車夫道：『走罷！』一上車，就這麼的跑掉了。

可憐的可伐羅夫幾乎要發瘋。他不知道對於這樣的怪事情，自己應該怎麼想。昨天還在他臉上，做夢也想不到牠會坐着馬車，跑來跑去的鼻子，竟穿了禮服——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呢！他就跟着馬車跑上去。幸而並不遠，馬車又在一個旅館前面停下了。

他也急急忙忙的跑到那邊去。有一羣女乞丐，臉上滿包着繃帶，只雕兩個

洞，露着那眼睛。這樣子，他先前是以爲可笑的。他衝過了乞丐羣。另外的人還很少。可伐羅夫很興奮，自己覺得心神不定，只是圓睜了眼睛，向各處找尋着先前的紳士。終於發見他站在一個鋪子前面了。鼻子將臉埋在站起的高領裏，正在很留神似的看着什麼貨色。

『我怎麼去接近呢，可伐羅夫想，『看一切——那禮服，那帽子——總之，看起來一切打扮來，一定是五等文官。畜生，這真糟透了！』

他開始在那紳士旁邊咳嗽了一下，但鼻子却一動也不動。

『可敬的先生……』可伐羅夫竭力振作着，說，『可敬的先生……』

『您貴幹呀？』鼻子轉過臉來，回答說。

『我真覺得非常奇怪，極可敬的先生……您應該知道您自己的住處的……可
是我忽然在這裏看見了您……什麼地方？……您自己想想看……』

『對不起，您說的什麼，我一點也不懂……請您說得清楚些罷。』